



草木子卷之二

原道篇

堯舜傳心以中周孔論易以元武箕作範以極孔曾傳
道以一思孟語德以誠皆聖賢講道會要之總名所
以爲傳心之典也

易上經氣化之始也故首乾坤下經形化之始也故重
咸恒

在易則渾然一理在人則湛然一心以是心感以是理
應故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莫測其所以然之

妙也

乾取象於龍以其具天之用也坤取象於牝馬以其行地無疆也

中國得詩書之傳通之者始知其人世古今四夷之國耳目有所不及皆不能知尚同洪荒之世也

春秋刑書也易筮卜書也春秋言人事易言天道天人之道一也莊子曰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春秋魯國之史也因一國以見天下綱目天下之史也因天下以存諸國

春秋書日有食之綱目止書日食從省文也

禮有容樂有聲聲陽也容陰也聲容交而天地熹合矣大抵樂惟取其和後世樂多悲壯所以不善

古人云心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今之世安得知禮樂大意之人與之論禮樂情文之盛哉

古人定律呂以考中聲迨今罕得其真莫若因古人之遺器庶得其聲之近若今道家金鍾玉磬及琴笙塤箎之屬皆古之遺器也以協其聲使與革木之類毋

相奪倫諒必得中和之調豈不勝於致詳致荒而其
用世俗之樂也

俗樂多胡樂也聲皆宏大雄厲古樂聲皆平和

歌調且因今之曲調而諧之以雅辭庶乎音韻和而歌
意善則得矣毋但泥古而廢之而長用胡樂也

古之父子爵既不同禮即異數由此推之祭古人自宜
用禮器祭今人自宜用今考使各安其性也庶免生
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為失

周子曰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

俗易也妖聲艷詞之化人也亦然此不易之確論也

孟子謂今樂猶古樂救時之論也

綱目真經世之大典也

綱目有湯武之時者三秦新隋皆以大義絕之夫人得
而討之也故書兵起而不書叛

書莽大夫楊雄死所以病楊子也然為莽大夫者不知
其幾不書又所以因賤而見褒也

書大丞相帥師伐魏所以正統也書晉處士陶潛卒特
書以褒之所以賢之也

書唐五王為武三思所殺譏五王之失刑也書周太師
中書令瀛王馮道卒任之重者責之深也

或問伊尹畊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荅曰耕破一
犁春雨蓋言對時育物之心樂而得其所也

孔門問仁夫子荅之各不同雖各因其材而篤焉正夫
子之泛應曲當處用各不同所謂貫也然仁乃仁體
之一歟

天下歸仁朱子訓歸為與字或者淺其說愚謂苟人克
已行一事合天理問之家而準問之鄉而準問之國

而準問之天下而準所謂天下莫不與也由此言之
放之天而準放之地而準放之古而準放之今而準
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
北海而準考諸三王建諸天地實諸鬼神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繆不悖無疑不惑者也此則與字可通之
理也若謂克已天下皆囿於吾仁之中如呂與叔克
已齋銘云洞然八荒皆在我闔讀之氣象雖豁然可
喜事理則茫然無據

浴沂氣象見聖賢超然於萬物之表逍遙洒處又曰

即此便是堯舜氣象何也曰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
爲天子若固有之何有一毫滯礙

說文以步戌爲歲此附會秦以建亥爲水正之說也然
實非也歲自當以夏時爲正

大學乃設教之書朱子則憂百家之亂治中庸乃傳道
之書朱子獨憂二氏之亂真深玩序文可見

大學六先字所以逆推其五夫之端緒七后字所以順
推其效驗之次序

裕物是憂覺開誠意是人鬼關

程子曰涵養頂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存之於端
在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窮之於學問思辯之際
以致盡心之功可謂知行兩進矣

孝弟慈三者大學之言達道知仁勇三者中庸之言達
德也達德所以行達道也

恂慄威儀是明明德之止於至善親賢樂利是言新民
之止於至善至善乃大學一書之標的曾子傳心之
要也

正心章不言私之害公邪之害正蓋意既誠自無私邪

之雜矣惟恐人於忿懼好患等意思留滯在心而不能察及其應物遂至於欲動情勝用之所行每過於分數不能不失其平也

平天下章反覆以用人理財兩者為說蓋用得其人則上下皆安財得其理則大小皆足此天下所以平也其要在於絜矩則上下大小皆平矣

中庸是直指人心見性之書中和是就人心上指示中庸是就人事上指示費隱是就人物上指示心統性情事兼德行物通彼我

心之虛靈知覺虛是能包萬事萬物之理靈是能通萬事萬物之理知是識其理之所當然覺是悟其理之所以然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天然之體也庸者亘古亘今不遷不變常然之道也

天命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性道之實而品節之也

朱子言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此蓋本太極圖之說而約言之也

道不可離由其自本自根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也
戒懼是存養工夫是於至靜之中存天理之本然是致
其致中之功也謹獨乃省察工夫是於情動之時遏
人欲於將萌是致其致和之功也

君子致中和而成位育之功者此道通乎上下天子有
天下之天地萬物諸侯有一國之天地萬物大夫有
一家之天地萬物庶民有一身之天地萬物由其分
有崇卑故其功有大小

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是致中之功效也吾之氣
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是致和之功效也

中和以性情言之中庸以德行之言費隱又以人物兼
觀之此理之無乎不在信手拈來頭頭皆是吁其妙
矣乎

中對和則中為靜而和為動故止以不偏不倚釋之中
對庸則庸為常而中則該動靜二義故以不偏不倚
無過不及而並言之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費隱是在人在物上看此理因用以原體見此理之無
物不在也鬼神就無形無影上看此理由微而驗顯

見此理之無物不體也

人物明而可見故先說費而后說隱鬼神幽而難知故先言微而后言顯

人之爲道而遠人子思言此之時佛氏之教未入中國已慮其絕人倫去人事始謂之辯道矣其慮可不謂遠已乎

喪服自期已下諸侯絕大夫降此自周公制此貴貴之禮也蓋諸侯之貴大夫不得以屬籍通故大夫不得屬戚君也

郊社所以祀天地是天子之職宗廟所以祭祖先是子孫之職祭必受福職之所當也淫祀無福職之所不當也

至誠是由此道之極其實至聖是造此理之極其至故曰至誠之道非至聖莫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莫能為

盡性致中也盡人物之性致和也經綸大經致和也立天下之大本致中也贊天地之化育是以人而參贊之是聖人猶與天爲二知天地之化育是於天道有

默契焉是聖人與天為一
私意自蔽則局乎其小矣故不廣大私欲自累則卑乎
其污矣故不高明

祖述憲章是道貫乎古今上律下襲是道該乎宮壤
如天淵尚有彼此之別則聖人尚與天為二其天淵更
無彼此之別則聖人乃與天為一

或問浩然之氣答曰一片花飛滅却春蓋言浩然是無
虧欠時也
愁是不能集義則是浩然之氣

孟子言勿正勿忘此養氣之節制也正是用心太過忘
是不用心

孟子夜氣之說是水靜而清時浩然之氣是水盛而大
時

高不可貶卑不可抗道有定體也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道無定形也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無極是無有方體就萬物體統言
之太極是會其要領就一物根抵言之無無極則太
極無所本無太極則無極無所寓

太極圖性命書也西銘理一分殊之義也四勿箴由中
應外制外養中之訓也

無思也無為也寂而不動先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後天也先天體也後天用也先天惟湛然一理耳至
後天始有形象之可言先天是未用也至後天始入
用爾易是已入用之書故多說剛柔少說陰陽

無思虛之極無為靜之篤虛則理明靜則性定陰陽細
緼吾以觀其始正其命

天有風雨雲霧雷人有吹噴噓呵呼天地是大萬物萬

物是小天地

地冲氣所以能生萬物也冲氣所以為和也

陰陽合一存乎道仁智合一存乎聖內外合一存乎誠
虛所以具衆理靈所以應萬事不昧所以為明也

知者心之神明寂而常覺動而常定非不動不靜也溥
萬物而無容心焉可也歆盡流注其可得乎

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
以非類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鬼者人之影死者生之終

誠天道性天德

善者萬理之總名也性者萬理之全體也仁者萬理之全德也孔門傳道以仁大學言道以善中庸原道以性誠者理之實元者善之長一者數之始中者物之心極者理之至皆聖賢論道之極則也

人心是根於氣耳目口鼻之欲是也道心是原於理仁義禮智之性是也

新故事物為之今古也得失人事為之存亡也治亂世運為之變更也

古今分於一息人物同於一原

因粗而精因畧而詳此古今之用智而得其正也因精而拙因詳而荒此古今之用智而失其中也

程子曰不必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或者指游魂之變為輪迴未之思也

張子曰風雷有象不疾於心所謂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心見聞不弘於性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橫浦之學以覺為性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是止認智為性金谿之學曰收斂精神自作主宰有何欠缺至

於私欲未為病，纒涉於思，即是害事。全似告子。

臨川之學，分心跡為內外。內面是精，外面是粗。故托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真假。仁義之言，以濟功利之實。涑水之學，可謂博極群言，純乎實踐。

金華之學，之於濂洛，也可謂金石相宣已。

永康之學，以漢唐皆王道，純以事功言也。

南浦之學，其視紫陽猶孟子之於孔子也。

永嘉之學，之於正道，也可謂步則步者矣。

許魯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之。劉靜脩次之。

用之則行於留侯、武侯，見之舍之則藏於靖節、康節。見之古，惟有此二人才德及之，可以當此言也。

相近之性，兼乎氣性善之性，純乎理。

荀子曰：性者惡也，為善者偽也。杞柳、柶、棬之喻也。揚子

曰：人之性善惡，渾性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

東西之說也。達磨云：我見佛性，云何佛性？作用是性。

生之謂性之說也。蘇氏曰：善惡皆出於性，而非性之

所有。胡氏曰：善不足以言性。孟子道性善，猶佛氏善

哉。善哉，蓋贊歎之辭，即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也。韓子

說性有三品卽性有善有不善之說也後世諸說紛紜縱橫孟子當時已一一加辯可見儒書之不可無孟子

今之道教近乎揚今之釋教近乎墨

丹經言昇爐是安身立命也採藥是收精斂神也火候是操存之意也沐浴是日新之功也抽添是勤怠之

節也

佛言離一切物別有自性不知人外無道道外無人也佛氏謂一切衆生種種幻化比目生如來圓覺妙心譬如

從空而有幻花雖滅空性不壞此東坡言性之本旨也

離物而言性此佛氏所以淪於空寂捨器而言道此老氏所以溺於虛無故大學之始教所以不出於民生日用彝倫之外也

東土初祖曰人性本善不假勤苦修行直下便是此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

歐陽公云佛氏怕死故每以寂滅無生爲說老氏貪生故每以返老還童爲說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者

惟至爾

草木子卷之二

草木子卷之二

鈞玄篇

易卦自下而上其植物之象乎玄家自上而下其動物之象乎動物本乎天植物本乎地此易玄之所以不同者也

歐陽子曰易六爻之文占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凡欲為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為占者學大衍之數陳希夷玉鑰匙白法即周易圓圍之象也以二至而為之主冬至順而夏至逆始復之道也逆順之道依乎

日

司馬溫公之潛虛五十五行其象以卜為原川為災川
為本川為鑛川為基具五生數也以下為委下為焮
下為末下為雙下為冢具五成數也以吉凶感否乎
定其占以旺相休囚死推其理

天地之間至堅惟金石爾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至
堅且然而況於人乎故知神仙可以久生而不可以
長生

雲雷雨雪皆至半空風則薄乎天愈高愈勁

風雲雷雨天也蠢動草木地也莫不有聚莫不有散以
成變化死生之道聚皆屬之陽散皆屬之陰陰陽天
地之大經也

霖雨既霽閑雲在天皆神化之糟粕矣

陽道日變而日生陰道日變而日消陽之變也有形陰
之化也無跡一切生聚者陽之長也一切散敗者陰
之消也

張子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
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知

此可以言生死之理矣可以生順死安矣

造化無全功巧其音者拙其羽豐其實者齎其花

方言各不相通也所以傳其意通其義則一也

善乎賈生之言曰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

萬物為銅或化為人兮又何足患或化為物兮又何

足搏由此推之理之常然者固莫論其理之變者莫

可得而曉也如月令雀入大水為蛤是羽虫化為甲

虫也田鼠化為鴽是毛虫化為羽虫也松樹化為老

人無情化為有情也婦人望夫化為石有情化為無

種、奇變大約國之
將亡象之將敗故有
之而妖孽即此也

奇極
之甚

情也牛哀化為虎江夏王氏之母浴於川化為黿沒

於深淵漢末馬生人名馬異亡入于胡後漢劉聰后

劉氏生一蛇一猛獸各傷人而走慕容燕時有女子

化為男宋徽宗時有婦人生鬚度為女道士有男子

生子奪母不能收更七人而逸凡此者造物游氣變

化紛擾不可得而測也其常變之兆禎孽之萌各有

所主焉

山則本同而支異水則原異而委同地理也天下同歸

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人事也

五德王天下之說於運祚脩短本無所損益或謂水德
王則刻深其刑以應之則害於道矣

知人帝王之盛節三代而下漢高為最昭烈次之光武
唐太宗伯仲間爾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子可謂得先難後獲之旨
矣語尤明快

胡氏曰會人物於一身萬物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
息百王異世而同符此所以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
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而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張子曰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家國皆然也

成立之難如升天從善如登也覆墜之易如燎毛從惡
如崩也

詳於刑者有法外之遺姦秦皇是也坑儒生而得劉項
工於數者有術中之隱禍魏武是也殺楊脩而得司

馬懿

化國之日舒以長由其事簡也亂國之日短以促由其
事繁也事繁則長日如短事簡則短日如長諺云閑

覺日偏長是也或者謂有道之國日行上道而長遂
加賦於民欺矣哉

仁人之訕國將亂也小人得位亦國將亂也是以漢之
黨錮唐之朋黨宋之奸黨三黨興天下遂至於衰亡
矣

窮理須是用心自有悟處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
思之不已鬼神將告之非鬼神告之也乃精氣之極
也

玩是視之精索是求之至

詩者不發其胸中湮鬱之氣則暢其心下喜樂之情故
以出於自然者為工不以流於巧麗者為富

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諺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即浩
然之氣配義與道也又曰偷人膽失即行有不慊於
心則餒矣

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不夢
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胡蝶也榮枯黃粟也

夢之大端二想也因也想以目見因以類感

南人不夢馳北人不夢象缺於目所不見無想也

諺云南人不夢馳北人不夢象缺於所不見也蓋寤則神合於目寐則神棲於心蓋目之所見則為心之所想所以形於夢也

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因類而感也

不聞聞聞不聞聞聞不聞不聞不聞聞從真起應聞不聞耳應遂真聞聞感而遂通不聞不聞湛然常寂

色香臭味天之所生也耳目鼻口人之所具也目知色耳知聲鼻知臭口知味此四者天人之相交也使無耳目則聲色又烏用生之哉則造化茲幾乎熄矣此

天地之所以善藏其用也至於心則又所以具此理而應此事者也宰制四者於中而各聽命焉此其所以官天地役萬物者也故並於兩間而為三

木皆中實也而娑羅樹則中空竹皆中空也而廣藤則中實此皆因地而反生其類也

物之有形有聲者人畜是也有聲無形者雷霆是也有形無聲者木石是也無形無聲者此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學者所當思也程子曰鬼神於若有若無之間斷遣得去則知之矣邵子曰鬼者人之影也

野人鉏地蚯蚓中斷兩頭俱跳此時安身立命在何處乎曰尸居餘氣兩頭俱脫曰扛蛇斷尾時如何曰未去而本猶存也曰斷頭時如何曰本去則末不存矣曰立命豈無其所乎曰有之存乎神神去則機息矣儒佛言性之旨譬之明珠均之蚌生也儒謂珠由內出生於蚌胎佛謂珠由外入寄在蚌胎儒本諸天佛由諸已此學者當辯其理也

生順死安而無容心焉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告子義外之論是於事上分內外却不知心不可以內

外分也

事外無道道外無事故事愈近而道愈切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誦之令人有生意

盜賊至為不道矣人苟面稱之為盜則勃然而怒可見其羞惡之心未嘗忘也

夷狄華夏之人其俗不同者由風氣異也狀貌不同者由土氣異也土美則人美土惡則人惡是之謂風土冬至用陽道順行九宮夏至用陰道逆行九宮從天道也天道日也

歲必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而交春月必三十日五時
二刻而交節此天道當行之數也日與天會法也
曆家分一日八刻於十二時每時該八刻六分刻之二
術家欲取時之上四刻天之清氣故以八千四維配
之而成二十四位

五行相生父子之道也相克君臣之道也毗和兄弟之
道也配合夫婦之道也相得朋友之道也

八字不易之定體二運流行之妙用不易所以定平生
流行所以定時下

星術以七曜四餘定所遇得失以太陽定立命以太陰
定立身以百年定行限以生克制化定人吉凶壽夭
多有驗者此亦可以見人身各具一乾坤也

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
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
羊無神猴無鬚鷄無腎犬無腸猪無筋人則無不足
也

又以十二肖同類之屬分陰陽配為二十八星禽如虎
則豹配是也每辰二禽四正之辰三禽

近世卜者多用京氏易以納甲配干支以生克配六親以時日配六神以八宮定世應予以推人吉凶休咎成一家之言然與古易絕不相通矣亦以見易道無所不通矣

差穀古有其說也其法最畧古惟有剛柔二日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及漢用寶義制伐德五日其法以六十甲子以上下生克推之猶未離乎二氣五行也及唐百忌曆行其拘忌愈繁陰陽愈亂吉凶愈無憑也惑世誣民於斯惟其識者取其昭然有理者可也

不必盡法也

乘數陽息也歸數陰消也息所以進消所以退此陰陽之理見乎數也

兵家遁法卽白法也開休生三吉門開卽六白休卽一白生卽八白

耶律楚材以生克制化論五星郭去非以戰鬪伏降刑衝破合論三命皆臻其理也

為老氏之學者其術多稔便有為我意思其高處是清虛

莊子曰鷄鳴犬吠人莫不聞知不能以意億其所自化
又不能以意逆其所將來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

園

莊子曰道在秕稗在瓦礫在尿溺每况愈下蓋以道無
乎不在也

關尹喜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太虛廢之莫
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
近

唐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養氣此語最

精

鶡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賤亦有
時而貴不見當亂之世金章紫綬照耀奴臺之軀乎
自釋迦拈青蓮華迦葉呵呵微笑自此示機直至達磨
說出能作能用卽是佛性此卽教外別傳更無別旨
自此禪宗皆祖此

釋氏掃去射色直截無為其行超絕至高易以動人故
以寂滅為樂也狗生執有者物而不化故以長生為
樂也張子曰二者雖有間以言乎失性則均也

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然歟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以儒以明人佛以明鬼

佛氏以性為自底不涉於天不知於何處求天以山河大地為幻妄有時破壞不知於何處求地以四大為假合本來非有不知於何處求人

佛氏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

禪宗一達此旨便為了此一大事公案只知能作用者便是更不論義理所以疏通者流於恣肆固滯者歸於枯槁

禪宗止一悟為功如曰隨緣放蕩任性逍遙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律師有佐据禪師無撈摸

達磨曰作用是性變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

草木子
佛氏於性宗工夫深老氏於命宗工夫深

輪迴舉世皆言之可見佛教入人之深也此理能窮造化之理者始足語之

飛昇有乎曰此必有術不可得而測也必也至人能之乎然天上實無着處

大藏經云四句乃實句義句法句凋句也

大般若經云四數乃數分筭分計分喻分也

草木子卷之二

